

教宗方濟各與靈修

吳信仁

現今的教宗方濟各一被選出，就引人好奇。他的所做所為出了教會革新的氣氛，更加引人重視。一個人的靈修會與他的成長背景和所接受的培育過程有關。因此，當談論他的靈修時，自然會論及他的生命歷程。由於他的生活仍是現在進行式，他的靈修生活仍然會繼續成長和發展，我們現今只能做概括性的描述，而不能做系統性的整理。

教宗方濟各於 1936 年 12 月 17 日出生於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弗羅雷斯（Flores）區，一個來自義大利皮埃蒙特行政區的移民勞工家庭，本名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家中的長子，兄弟姊妹共五人。豪爾赫有個平實的家庭，而且從沒面對嚴重的生活困境。祖母不但給了他一個美好的童年回憶，還把家族的皮埃蒙特精神，藉由生活細節注入他的心中，將這移民孩子跟他的義大利根源緊緊維繫在一起。在豪爾赫晉鐸以後，他始終隨身攜帶《頌讀日課》，裡頭夾藏著他祖母的一封信和遺囑。那是一封祖母為他晉鐸所寫的信：「在這美好的一天，你被祝聖的雙手將握住救主基督；這一天，在你面前敞開了一條寬闊的道路，為從事更深入的使徒工作。我給你留下這個在物質價值上微不足道，但精神價值極高的禮物。」和祖母的這封信一起的，就是好留下來的簡短遺囑：「我把我心中最美好的給了我這些孫子們，但願他們長命百歲、快樂幸福。但是，如果有一天，痛苦、疾病或失去摯愛的人，讓你們滿心沮喪悲哀，那麼請記住：在那住有最偉大莊嚴的殉道者的聖體龕前嘆

一口氣，向十字架下的聖母瑪利亞注視一眼，自會有香膏滴落，敷抹你們最深、最疼痛的傷口。」

教宗的父親馬里奧·貝爾格里奧（Mario Bergoglio）是會計師，在抵達阿根廷前已經拿到了文憑，卻不被承認。雖然在一家工廠找到了一份會計的工作，但會計簿上則由別人代簽。因而，廠方支付他的薪水比實際應給他的低。教宗的妹妹艾蓮娜這樣描述父親說：「父親始終是個愉快的人，與哥哥豪爾赫·馬里奧極為相似。他從不發怒，從未動手揍過我們。這就是義大利移民家庭和阿根廷家庭最大的不同之處。」貝爾格里奧家雖不富裕，但是也不欠缺基本所需。艾蓮娜說：「我們是有尊嚴的窮人，從來沒有多餘的東西可以丟棄。母親會利用父親的舊衣物幫我們做衣服。一件破襯衫或一條磨損的長褲，她都能修改成我們的衣服。我兄長極度的節儉可能就是源自於此，我也是。不過，還是有個問題：我們的母親不會接連二餐把同一道菜端上桌，因為父親會不高興。所以母親就利用剩餘的菜發明別的菜色，把它們混搭起來。」

當豪爾赫小學畢業，即使家庭似乎沒有窮困到需要他去做工作，但父親仍然認為需要讓他學習努力工作和犧牲奉獻的價值觀，告訴他說：「看，你開始上初中，最好也開始工作。放假的時候我會幫你找點事做。」當他回憶起這段時光時，說：「我非常感謝父親，因為他叫我去工作。年少時就工作，是他們對我的生涯規劃最好的安排之一。尤其在工作的實驗室裡，我學會了分辨人性中的善與惡。」

為豪爾赫生命決定性的改變事件是 1953 年，當他十七歲時，正在準備慶祝南半球 9 月 21 日立春那天舉行的「學生日」。他和同伴已準備好到鄉村遠足一起慶祝「學生日」。但在路上發生了

一些小狀況，讓豪爾赫心裡覺得不安，卻不知所以地前往他的本堂聖若瑟·德弗洛雷堂（San José de Flores），決定進入辦告解。在這一場神父與他的談話之後，在他的人生起了重大的變化。他決定成爲一位神父。豪爾赫當場決定不去車站與等候他的同學們會合，而是直接回家，因爲他心裡已決定要成爲一位司鐸。

當豪爾赫向記者敘述那次經驗時，提及「在告解過程中，罕有的事情發生了，我說不上來是什麼事，卻轉變了我的生命。就像在我放鬆的警戒時，突然逮住了我。那是個出其不意，一次相遇的驚奇，我才意識到原來這一切早已等著我。這就是宗教經驗：與一位正等著你的人相遇的驚奇。從那時候起，爲我而言，天主就是走在你之前，你以爲自己正在尋找祂，其實是祂先尋找了你。」

事實上，「相遇的驚奇」並非豪爾赫聖召唯一的起源，還有天主召喚他的方式。正如他後來向記者社吉歐·魯本所描述的，天主的召喚令人無法抗拒：「我對日課經的一個段落總是感嘆不已，裡面提到耶穌看著瑪竇時，表情流露出『憐憫』跟『揀選』的樣子。這描寫精確地表達了那天告解時，我感受到天主看我的樣子，而那也是祂教我看待他人的樣子：充滿憐憫，彷彿我在替祂揀選他們，不排擠任何一人，因爲所有的人都被揀選來愛天主。『憐憫並揀選』是我被祝聖爲主教時所選定的格言，也是我的宗教經驗的核心。」

雖然豪爾赫決定了神職之路，但進入修院的事不是馬上發生的，而是等候四年了，直至完成學業爲止。他最後選擇了耶穌會，他說：「說實話，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唯一清楚的是，我想獻身天主。最後……我加入了耶穌會，因爲是促

使教會進步的力量。他們最吸引我的特質，是應用軍事手法並且在服從和紀律下成長。也因此，他們致力於傳教工作。」

二十一歲那年，豪爾赫遭受嚴重的呼吸道疾病，因而導致一側肺部永久損毀。那些來醫院探望他的人，向他說：「一切都會變好，一切苦痛都會消失。這樣的話只能讓他稍感安慰。唯有當一名從小就認識的多羅蕾斯（Dolores）修女的到來，才讓他的身體和靈魂得到真正的平安：「她說了一些令我非常感動、帶給我許多平安的話。她告訴我：『你正在效法耶穌。』這幾句話的啓發，讓每天所受的苦都有不同的價值；這些苦不會平白地受，反而具有一種意義。」又說：「痛苦本身不是一種美德，但是我們處理痛苦的方式可以充滿美和善。我們的聖召是尋求成全與幸福，在這追尋的過程中，痛苦只是一條界線，一種限制。因此，我們在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身上，看到天主的苦痛，也讓我們更徹底了解痛苦背後的意義。」

豪爾赫於 1958 年 3 月 11 日加入耶穌會，隨後在智利完成人文課程。在早年修道生涯的大部份時間，除了求學外，一直在講授文學、心理學和哲學課程。1969 年 12 月 13 日晉鐸，當時他在聖若瑟學院（collegio massiomo San José）攻讀神學，翌年畢業。在西班牙埃納雷斯堡（Alcalá de Harenas）完成「第三年」（卒試）之後，於 1973 年 4 月 22 日矢發末願。1973 年到 1979 年，他擔任阿根廷耶穌會省會長的職務。1980 年至 1986 年間，他擔任麥西莫書院以及聖米格爾神哲學院院長的職務，隨後啓程前往德國完成博士論文。擁有扎實的教育背景和教學經驗，對他後來在阿根廷的天主教會擔任不同的職務，有極大的幫助。

當豪爾赫在擔任阿根廷耶穌會省會長期間，正值阿根廷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 Redondo）獨裁政權（1976-1981）最嚴酷

的時期。這政權以酷刑虐待並殘殺成千上萬的同胞，組織化侵犯人權著稱。曾有人指控他與獨裁政權合作，默許政府當局綁架兩位耶穌會士，但這些指控後來都被證實是誣告。那些偽造的資料在 2005 年選舉教宗的樞機會議舉行前夕定時引爆，而且當他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當選教宗後，站在聖伯多祿大殿正面中央陽台出現時的那一刻又死灰復燃。教廷發言人隆巴迪（Federico Lombardi）神父於 2013 年 3 月 15 日說明那些攻擊教宗的言論，是「屬於反神職人員樣板的毀謗和中傷宣傳」；又說：「從來不存在具體可信的指控……阿根廷司法單位曾經以知情人身份詢問過他，但從未對他提出任何指控。他也書面方式否定了所有的指控。」。他一一否認這些控訴。並且強烈譴責以宗教之名行殺戮之事，他說：「以主之名殺戮是褻瀆天主。」

豪爾赫神父與聖座駐阿根廷大使烏巴爾多·卡拉布雷西（Ubaldo Calabresi）總主教關係良好。總主教總是定期諮詢豪爾赫有關主教候選人的神父資料。但是 1992 年 5 月 13 日那天，總主教表示這次諮詢必須面對面。就在談話即將結束之時，總主教告訴他：「您被任命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輔理主教，人事令會在 20 日公布……。」他愣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就像每次發生突如其來的事情，他們反應都是如此。雖然耶穌會不鼓勵會士接受教會的榮銜，但這樣開始了他協助瓜拉齊諾樞機主教（Antonio Cardinal Quarracino）。他絲毫沒有改變自己一向的作風，親近人民、生活簡樸。1997 年，當瓜拉齊諾樞機主教生病之後，5 月 27 日上午，卡拉布雷西總主教約他一起共進午餐，就在即將結束之際，起身告辭時，有人端來了一盤蛋糕和一瓶香檳。豪爾赫以為是總主教的生日，準備向他道賀。總主教卻開懷大笑地說：「不，不是我的生日。今天的事是為您被任命為布宜諾斯艾利

斯的助理主教。」1998 年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兼阿根廷首席主教。2001 年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為樞機，分配給他以耶穌會聖人博敏（Robert Bellamine）命名的羅馬堂區。

貝爾格里奧樞機在成為教宗之前，即是一位親切、儉樸，長年關注弱勢團體並堅持社會正義的聖職人員。打從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主教時，他便捨棄教會公務車的接送，仍然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穿梭於市區之間。阿根廷首都的居民就這樣認識他、了解他。他穿著簡便。豪爾赫喜歡被稱為「一個喜歡當神父的神父。」他致力關心窮人的處境，甚至身體力行拒絕搬進位於總統府附近的華麗總主教公署。他經常走入民間，近距離聆聽信友的心聲。他甚至婉拒了一群想陪他到羅馬參加樞機主教冊封儀式的信友，還要求他們將交通費用捐贈給需要這些錢的窮人。他在當選地教宗後，也採取相同的作法。

貝爾格里奧樞機總是對「邊緣教會團體」表達他的關懷，他派遣神父進入貧民區，從原本的六位牧人，增加至二十四個人，同時培養、鼓勵並支持這些神父，尤其是去探望他們。極力從事社會工作的國會議員埃米里奧·裴西科（Emilio Persico）評論說：「貝爾格里奧為我們的拾荒者（從廢棄物中撿拾紙箱者）、失業者，並在貧民區舉行過無數台彌撒。他說的話總是為了關心我們。」法昆多·勞里亞（Facundo Beretta Lauria）神父說：「現在我們有二十四個人了，因為他以具體行動支持我們，他和我們一起在街頭工作。在憲法廣場為妓女舉行彌撒，探訪愛滋病患，和『失蹤者』家人保持聯繫，總是希望至少真理會使我們自由。」對於由於疏失、不負責任和腐敗所造成的悲劇受苦的人們，貝爾格里奧樞機總是主動關懷，並且仗義執言。無怪乎，當

他當選為教宗時，在貧民區裡引發了多麼大的歡欣喜樂：「現在卑微的人在羅馬有個朋友了。」

2013年3月12日下午4點30分，115位具有選舉權的樞機主教為了遴選本篤十六世的繼承人，口唱「伏求聖神降臨」的禱詞，從保祿小堂依序進入西斯汀聖堂，一一地手覆聖經，宣誓對選舉會議的內容保密，並承諾如果當選，必承擔教宗的服務工作。從這時刻起，樞機主教們將與外隔絕，直到選出新教宗為止。樞機們逐一宣誓，並聆聽格雷奇（Prosper Grech）樞機主教帶領的默想祈禱後，進行第一次的投票。隔日，當教宗選舉的第四次投票，選情漸趨明朗化的時刻，貝爾格里奧樞機這樣描述他的心情：「選舉時，我坐在巴西聖保羅榮休總主教，也是教廷聖職部榮休部長胡梅斯（Claudio Hummes）樞機主教旁邊，一位好友，一位摯友！當情勢變得危急時，他不斷地安慰我。當投給我的票高達總數的三分之二時，現場照例響起了掌聲，因為教宗選出來了。胡梅斯樞機湊過來擁抱我，親吻我的臉頰，說道：『不要忘記窮人！』他的話深入我心：窮人，窮人！想到窮人，我立刻聯想到亞西西的方濟各。當時開票程序仍在進行，直到開完選票為止，可是我的心裡卻想到戰爭。方濟各就是一位熱愛和平的人。就是這樣，這個名字打動了我：亞西西的方濟各。他，為我而言，是個貧窮的人、和平的人，一個熱愛並關懷受造萬物的人…。他，方濟各，是個教導我們和平精神的人，一個窮人……啊，我多麼渴望一個貧窮的教會，一個為窮人而存在的教會呀！」

教宗方濟各的理由是十分明顯的。但新教宗的任務似乎更是任重而道遠的。不僅他要接近教會與窮人的距離，摒棄「嚴重傷害羅馬作為窮人教會、普世教會形象的奢華與浪費」；而且也會

受到聖方濟各·亞西西在聖達彌盎教堂的十字架前，默默祈禱時，所領受的話語的影響，那就是：「方濟各，去修復我的家，如你所見，它快要變成廢墟了。」雖然教宗本篤十六世是以身體衰落與年事已高作為辭職的理由，但真正的理由或許正如天主教文明雜誌（*La Civiltà Cattolica*）所說的：「教宗之所以辭去伯多祿職務，不是因為他自覺軟弱無力，而是因為他感受到眼前的嚴重困境需要新鮮的能量來解決。」

教宗方濟各的首次發言，很快地就從聖伯多祿廣場發射傳遍全世界各個角落。它的重點或許可從三個方向來看；首先，他提到了這次秘密會議，「它讓我的樞機弟兄們從世界各個角落來到這裡……」，透過這句話，教宗方濟各希望展現天主教會的普世性，結束將近兩百年以來，皆以羅馬和歐洲作為焦點地區的天主教形象；其次，他提及了「現在，主教和人民在一起，讓我們開始這段旅程……」，由於基督信徒是天主教會的主體。就某種層面來說，教宗方濟各將人們的地位提升到與羅馬教廷同等的高度；最後，教宗方濟各請求人們為他代禱，這也表達了祈禱是天主教會的革新源泉。

教宗方濟各選擇的牧徽，與他在阿根廷擔任樞機時的牧徽大致相同，上面刻了三個拉丁字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意思是「因仁愛被揀選」。這三個字正是取自第七世紀時英國的神學家可敬的貝德（Venerable Bede）在論及聖史瑪竇接受主耶穌召喚的講道詞。貝德所描述的不是耶穌的外在表現，而是耶穌的內在態度，那是一種對人憐愛（*miserando*），而且還進一步（*atque*）願意召喚他、揀選他（*eligendo*），好能轉化他生命的一種深情的態度。這對教宗方濟各有著特殊的意義。當他回憶起十七歲時，在聖瑪竇的慶日領和好聖事的經驗。這經驗讓他重新體會到天主有

寬恕罪人的無限能力，且在當時感受到自己被召叫成爲一位司鐸。換句話說，專注於天主的仁慈這件事，在教宗自己的靈修旅程上，早已深深地扎根。

無怪乎，從一開始，教宗方濟各就提醒我們最重要的是，天主是一位仁慈和具有同情心的天主。祂寬恕我們，而且從不厭倦寬恕我們，然而疲於向天主祈求寬恕的是我們。祂忘卻人的罪，祂親吻、擁抱罪人。祂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若 8:11）；「我不對你說：直到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瑪 18:22）教宗說：「體驗憐憫的第一步且是唯一的一步，就是承認我們需要憐憫。當我們承認自己是罪人的時候，耶穌爲我們來了。」這就是說，人得承認自己需要寬恕，知道「無罪的人」是不存在的。教宗在 2001 年曾說過：「只有當人經歷過仁慈、被仁慈的溫柔愛撫過，才會感覺到與主同在的快樂與舒適。我希望那些在場的神學家，不要把我交給宗教裁判所；然而，我敢進一步地說，經歷那種恩寵的根源是，耶穌基督仁慈地擁抱了我的罪惡。」

教宗方濟各的真誠和簡樸生活的風格實是令人感動和印象深刻。他一直以來就是一位沒有私人秘書的主教。這是一位婉拒豪華專車和維安護送人員的主教，他願與「樞機弟兄們」共乘一部廂型車。他寧願不披上白色貂皮鑲邊的紅色短斗篷，只穿上白色長袍，走出來與群眾見面。讓那件斗篷懸掛在緊鄰西斯汀小堂「淚之屋」的藏衣室內。他不覺得自己位高權重到不能自行打包行李。他也不認爲如同其他任何一位房客一樣支付神職人員之家的住宿費用是件荒謬的事。這是一些微小的事情，但意義十分重要。今日的世界要求教會多以生活，少以話語來爲福音作證。以凱旋教會的姿態所做的某些展現，或許在過去有它的意義，但在

今日的世界顯然有些不合時宜。教宗方濟各的平實的風範，適時地給教會帶來一股清新的氣象。

教宗方濟各的親民作風，讓我們跟他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的距離，而且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突然間，教宗像是活在你我的身邊，親近而友善，甚至可以私自地當作最信任的年長朋友。當他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晚間七時許成爲羅馬教會第二百六十六位教宗時，走向聖伯多祿大教堂中央陽台，向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致意時，他並未如同往例，踏上高於他人的平台上，而堅持與其他樞機站在同一平台上，並且主動請求群眾先爲他個人和他的任務祈禱，而不是立即以教宗的身分爲群眾降福和祈禱；教宗方濟各至今仍下榻在選舉教宗時的臨時宿舍—聖瑪爾大之家，並樂於與大家一起用膳，沒有打算搬入專屬教宗起居的府第；每週三公開發見民眾的日子，教宗方濟各會搭上不設防彈玻璃的敞篷車，繞行聖伯多祿廣場與信友打招呼，看到不幸的人們，常會下來毫無顧忌地擁抱、親吻、給予心靈的撫慰；教宗方濟各喜歡接近群眾，主動瞭解新聞和訊息，而不是透過部屬間接地取得經過過濾的相關資訊；教宗方濟各在主持彌撒、禮儀時，講道會以較淺顯易懂的話語、充滿感性的語調，以及與群眾互動的方式來表達內容，讓群眾更有參與感並且更容易理解講道內容。

3 月 14 日教宗方濟各與選舉他的樞機主教們一起舉行感恩祭。他講道時特別強調以主耶穌爲磐石，對耶穌基督保持真正的信仰：「我們可以想走多遠就走多遠，我們可以建造許多事物，但是我們若不公開宣稱信奉耶穌基督，那可行不通。我們可能會成爲一個慈善的非政府組織，而不是教會，基督的淨配。」教宗接著說：「當我們沒有在耶穌這塊基石上建築及發展，會發生什麼呢？那就像孩子們在沙灘上所建造的沙堡一樣，海浪一來就沖

散了，毫無堅實可言。」教宗引用了萊昂·布洛伊（Léon Bloy）的話說：「誰不向天主祈禱，就會向魔鬼祈禱。」他進一步強調：「一個人不公開宣稱信奉耶穌基督，他就是在宣認魔鬼的庸俗世界、撒殫的世俗權勢。」

即便宣認耶穌基督，卻不揹十字架，仍然是世俗之子，而不是上主的門徒。教宗方濟各說：「我們前行卻不揹十字架，我們建立卻不要十字架、宣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我們就不是上主的門徒：我們是世俗之子，就算我們是主教、神父、樞機、教宗，我們仍不是上主的門徒。」於是，教宗談論到精神俗化的危機，談論到一個不宣認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的教會，可能成為傳播福音的絆腳石的危險。教宗繼續地說：「我希望我們每位，在經歷恩慈之日，有勇氣，真正有勇氣，在上主的面前，揹起十字架行走；宣認唯一的光榮：被釘十字架的基督。這樣，教會才會前進。」基督是中心，而不是伯多祿的繼承人；基督是中心，沒有祂，伯多祿和教會都沒有存在的理由。

幾年前，當阿根廷辯論同性婚姻法案時，貝爾格里奧樞機說：「這不只是一個政治鬥爭，更是一種破壞天主計劃的企圖。它不只是一個法案，更是謊言之父的舉動，試圖混淆視聽，欺騙天主的子女。」這是直接論及外在惡魔和邪惡的力量，可能會令一些人退避三舍，但這確實是真實的，世界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競爭舞台，因此「你們要節制，要醒寤，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應以堅固的信德抵抗他。」（伯前 5:8-9）此外，對於拒絕給非婚生子女施洗的神父們，他給予猛烈的批評，指責他們是「嚴謹和虛偽的新教權主義」（neo-clericalism）。貝爾格里奧樞機認為，必須牢記教會法典最後一條法律所表明的基本原則：「人靈的得救，在教會中常

應視為至高無上的法律。」他說：「孩子對父母的婚姻狀態沒有任何責任，而且新生兒的洗禮為父母們經常也是新的開始。通常在嬰兒洗禮之前會有約莫一小時的要理講解；接著在禮儀中，會做有關領受聖事的要理教導。往後神父們與教友們會去拜訪這些家庭，繼續以領洗後的關懷。經常發生的情況是，父母親並不是在教會內結婚的，事後卻請求到聖堂台前舉行婚姻聖事。有時候神職人員和牧靈工作者會擺出一幅『主人』的姿態，彷彿授予聖事與否的裁斷權掌握在他們手中一樣。」

教宗方濟各對於基督信仰是充滿著希望，認為它是一道光穿透烏雲。當他在 3 月 14 日向樞機主教講道時，強調有能力散發出希望是福音委派給基督信徒使命的一部份。他說：「我們決不要向悲觀低頭，決不向魔鬼每天呈獻給我們的辛酸苦澀投降；我們決不對悲觀失望讓步。」；「我們堅信天主聖神以其強有力的吹拂，賜給教會恆心毅力尋找福傳的新管道，以便把福音帶到天涯地角。」無怪乎，教宗方濟各在 11 月 26 日發出的第一個宗座通諭，就是《福音的喜樂》。教宗有意開啓以喜樂為特徵的福傳新階段。他衷心呼籲所有領受洗禮的人，以新的激情和動力將耶穌的愛、與祂建立友誼的喜樂及美好傳給他人。基督信徒蒙召做「藉聖神行動傳福音的人」；在他們口中必須重新響起「初傳」或「宣揚天主救恩」的話：「耶穌基督愛你，為救你而捨棄自己的性命。現在祂每天活在你身旁，為光照你，堅固你，使你獲得自由。」

教宗選擇了方濟各·亞西西作為自己的名號，特別地表達出他對窮人的關懷。當時就有幾位樞機主教建議教宗應取名阿德里亞諾 (Adriano)，因為教宗阿德里亞諾是個改革者，現今教會正需要改革。另一位樞機主教則告訴教宗，你的名號應是克萊孟才

是。因為你成為克萊孟十五世，就可報復當年解散耶穌會的教宗克萊孟十四世。那位壓制並於 1773 年解散耶穌會的教宗克萊孟十四世是個方濟各會士，而如今一個成為羅馬主教的耶穌會士，竟選取了亞西西的貧窮小兄弟方濟各為名號，而不是其他同名的聖人，諸如：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或是方濟各·撒肋爵（Francis de Sales）。可見教宗關懷的是窮人，希望的是一個「為窮人存在的貧窮教會」，顯然教會的改革並不是優先的選項。

教宗方濟各在 3 月 19 日的就職講道，就以對窮人的關懷為重點。他強調「永遠不要忘記，真正的權力是服務。教宗也一樣，他需要不斷的深入這項服務，而這項服務的高峰是十字架。他需要學習若瑟的謙虛、具體和富於信德的服務，應該像若瑟一樣伸開雙臂，為守護所有天主子民，並在真誠和溫和當中，接受全人類，尤其是那些最窮、最弱、最小的人……。只有用愛服務的人，才懂得看護他們。」基督徒一如聖若瑟，把基督守護在他們的生命中，「以便守護其他的人，守護受造的萬物」；「人一旦缺乏這個守護的責任，毀滅就會趁虛而入，人心因而枯竭。」但是，要具備守護的能力，教宗方濟各解釋說，必須避免讓「仇恨、忌妒與傲慢」污染生活。

教宗方濟各的這種對窮人的關注是反映出他整個生涯的思想和領導方式。2007 年，在一個拉丁美洲主教會議的聚會上，這位未來的教宗說：「我們住在世界最不平等的地區，人口成長最快，然而窮困悲慘的狀況改善得最少...。貨物分配不公平的情況仍然存在，這導致社會罪惡的喧囂上達天庭，限制我們許多的弟兄姊妹，過一個圓滿生活的可能性。」經濟貧困不是他唯一關心的事務，他還關心被社會剝削的人，被別人以恐懼或偏見的眼光

對待及污辱的人。例如，他在 2001 年訪問一個收容所，為十二位愛滋病患洗腳並親吻他們的腳；2008 年的聖週，他就到貧民區舉行「主的晚餐」彌撒，並為戒毒中心「基督之家」（Hogar de Cristo）的十二個孩子洗腳，那貧民區的牧人神父們為慈悲的福音作證、為失望的人重新帶來希望的地方。未來教宗如此地為人服務，已經成為他典型的形象。因此，教宗方濟各就職後，將聖週四的最後晚餐禮彌撒移至羅馬少年監獄舉行，更親手為十二位少年囚犯，進行濯足禮與親吻足部，就不足為奇了。

教宗方濟各是耶穌會士，接受完整的修會培育，並且擔任過省會長、神學院院長和靈修導師。任何認識耶穌會的人都會意識到，在耶穌會內幾乎可以找到每一種的政治觀點，每一種的神學立場以及個人風格。根據這些經驗，教宗方濟各不倡導教會內虛假的合一，以人為的方式抑制差異，而是明白張力必須公正地解決，不能抱著僥倖去壓制或忽略，認為事情會自然解決。

正因為教宗讚賞在教會的多元，他明白經常尋求合一的重要性，因為對合一沒有忠貞不渝的承諾，那些張力不但不能為團體帶來豐富，反而導致癱瘓，合一團結的重要性不但要應用於天主教會內的生活，而且還要與基督宗教其他教派保持普世的關係。這次，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Bartolomeo I）出席了教宗就職彌撒，這是自主曆 1054 年以來，第一次東正教的宗主教參與教宗就職典禮，無疑是朝向合一邁出了一步。而且來賓席第一排還坐著羅馬猶太教團體大經師迪賽尼。教宗方濟各在他當選後的第二天，向樞機主教發表談話時，說：「我們對於宣揚信仰所採取的每個動機和行動，必須來自聖神。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事情，它使我想到了這一點。聖神創造了各教會之間的差異，祂看似巴貝正的使徒，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聖神也是從這些差異

中，創造了合一。合一不在於平等，而在於和諧。我記得教父描述『聖神和諧』（Ipse Harmonia est）。聖神賜給我們每個人不同的神恩，在崇拜聖父、聖子、聖神的教會內，使我們合而為一。」這些話表明教宗方濟各強調合一團結的價值，努力推動天主教超越他們內部的差異，同時與其他基督宗教更密切的合作。

參考書目

1. 安德烈·托爾涅利（Andrea Tornielli）著，汪國雄和胡皇仔譯，《教宗方濟各—其人、其思、其言》（*Jorge Mario Bergoglio Francesco Insieme*），台南：聞道出版社，2013。
2. 小若望·艾倫（John L. Allen Jr.）著，劉麗君譯，《慈悲與貧窮—教宗方濟各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10 Things Pope Francis Wants You to Know*），台北：光啓文化事業，2013。
3. 馬力歐·艾斯柯巴（Mario Escobar）著，龔嘉華譯，《教宗方濟各：親吻窮人的伯多祿》（*Francis: Man of Prayer*），台北：今週刊，2013。